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五

明 徐紘 撰

副都御史程公行狀

蘇景元

公諱富字好禮姓程氏其先出自重黎歷夏商周伯休  
父封程子孫以國為姓至東晉元譚公由廣平持節為  
新安太守有德于民遂家于歙傳十三世生靈洗仕梁  
贈開封儀同三司謚忠壯廟食黃墩又十三世生汾為

唐防禦使自黃墩遷郡之河西十三世生雷甫雷甫生  
順道贈嘉議大夫右副都御史母吳氏繼汪氏俱贈淑  
人生八子長仲仁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加贈右  
副都御史公之考也母汪氏及生母劉氏俱贈淑人公  
生岐嶷秀穎年十三入郡庠為弟子員典教者奇之此  
宰相器也讀書過目輒成誦落筆表表超脫永樂甲午  
以春秋中鄉試歸丁內外艱癸卯赴春官卒業成均宣  
宗皇帝臨御三年大黜御史不職者選國學才識之優

者任之初受陝西道監察御史提挈紀綱鉏削豪猾有  
桓典之風庚戌命巡廣東其地阻隔山海使者往往憚  
之公至不避瘴癘躬整蠻區因時察民利病鋪太和以  
惠鰥寡用重典以威奸暴吏無乾沒之患民有莫安之  
樂院內舊有荔枝百樹門夫養猪鷄鵝以備使需公曰  
是設餌也斧其樹夫畜遣歸官農贓貪土豪為民害者  
悉去之不畏權力聲威振動民到于今稱之奏最授文  
林郎甲寅秋以江西歲連祲民不得安命公往巡公至

不解衣下令扃鎖擴門悉出倉實與民活者不知其數  
樂安永豐新淦三邑間有山大盤巖嶺嶮巖嶮頑民曾子  
良妖術動衆聚至數萬柵巖穴豎旗號偽稱永順王成  
國公太師萬戶都督等官焚劫殺人其勢猖獗有司不  
能制會府以告或宜招諭以安之公曰招諭云者宜施  
於寇盜窮蹙之日今彼因民飢蠱惑其心勢焰方熾安  
肯輸服稍緩燎原為患不淺此宜急擊時都司缺軍檄  
長河都指揮吳堅領兵討之恐其弗敵調吉兵鳩民壯

躬率抵賊境為援堅兵未至出榜諭以朝廷威德從違利害之故以攜離其黨賊恃衆蜂屯蟻聚來抗我師公出奇敗之賊用蚩尤之術公召術士開之戒衆以待曰霧散必來須臾賊果至公鼓進其勇自持擊之無不一當百賊不能支敗北乘勢擣其巢穴獲男女一千餘人既而堅兵會府兵繼至賊益窮蹙盡俘其衆皆欲屠之公曰多被脅從槩而誅之豈仁義之師哉審放平民一千一十五人一郡寧謐謠曰程公冠破大盤逆賊死吾

民安捷奏上降勅褒陞大理寺少卿賜紵絲二表裏鈔  
二千貫時江西苦造紙鑄錢二局為奏罷之又奏梳心  
杉樟等木二百四十餘萬以甦民困有十九人指猫猪  
法司擬依強盜死罪公察知其寃曰此左氏所謂牽牛  
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者釋而辨之及代縫掖之士暨田  
夫村穉屠販隸卒二千餘人擁道遮留請立生祠還署  
棘寺印平反庶獄民稱無寃正統三年進階中憲大夫  
薦邑士江彥傑休寧汪永華以賢良進用明年乞假焚

黃上聞其孝思賜寶鈔路費既歸作壽藏于歛東之古城關明年還京時甘肅缺賢叅贊在廷大臣合議公在江西殄滅大盜知仁兼備足當是任詔陞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鎮張掖裁決軍務糾察貪廉訪博識士以咨所疑定未來策以防急猝小事立辦大事驛聞邊備由是井井上而總戎將佐下而部曲卒伍莫不畏服辛酉代還公之在邊凡軍民利病知無不言一曰陝西行都司梁州等衛城內多空地官豪占據軍士賃住艱苦



無訴乞取各城被占空地盡撥與軍無力者官為蓋造  
俾得安生以養銳氣二曰沒官田土加添稅糧不能及  
其子孫反貽鄉里之累自今籍沒產土乞依時價賣米  
上倉支用民免負累官無逋租三曰禦敵殄寇全仗勇  
敢之士若非平日周養臨時何以責效甘肅梁州莊浪  
等十四衛官軍多有勇敢之士精選另編隊伍全支月  
糧加賞冬衣使異于衆遇有寇盜必收成效四曰蘭縣  
過河抵甘肅城堡往年敵人犯邊多被擄掠詳其所以

不曾操練故寇至不能抵禦乞令空閒軍餘各給軍器  
每月操練十日令掌堡官管領遇有緊急可相救護五  
曰古人立賢無方取士非一途而科舉得人為盛其間  
有文學者或迂于政事否或又劣於文章若不廣求恐  
未得人乞凡遇科舉不拘名數但文可取者取之會試  
亦然授職之後嚴加黜陟則人材得矣其言皆切中時  
務平日言事甚多不能悉書也雲南連年征討麓川邊  
儲不給無功命公往區畫餉道崎嶇負載者難公謀上

下從違臧否途董簿支郡衆樂趨糧芻充羨士無飢色  
民不告勞大功用集就軍中陞左僉都御史甲子事竣  
還賜白金八十兩紵絲八表裏鈔八千緡陞右副都御  
史無幾公以驅馳南北勤勞感疾明年上章乞歸調養  
上念其賢勞命光祿具饌兵部給驛送歸故鄉陞辭之  
日公卿百僚咸餞都門外車馬塞途觀者榮之既歸湯  
藥之暇創別業于壽藏前以居松竹萬挺石闌曲折池  
水清淺名花異果四時皆具琴瑟之音醇酢之聲日夕

不息松竹中作小屋數楹窓几明淨圖書位置暇則幅  
巾藜杖與二三佳友嘯傲其間宛然神仙洞府也公處  
心甚仁不屑屑于利環居五十里津渡四處舟梁缺乏  
營之不吝古城關驛路崎嶇行人蹶趾捐金伐石四千  
八百文往來便之荒年作粥濟飢民寒冬袂衣施貧死  
而無棺者棺之病而無藥者藥之堂弟無屋買東關胡  
氏屋與之居又為其先師贈禮部尚書楊公創祠堂于  
庠東創舊額福田寺于東山割畀田五十餘畝遠近

祖墓悉置墓田為經久計公生洪武己巳十二月十三日天順二年七月七日卒于正寢享年七十其居有水月軒自號水月道人配畢氏有賢行先卒繼許氏俱封淑人子男二長鏞畢出授新安衛世襲百戶次鑒尚幼女二孫男三璋珪珍孫女一公嘗手編本文族譜及集錄天朝褒封三代勅誥并諸公卿贈送詩文為流芳集監察御史宗人璫及璉次為十卷壽梓以傳其自著雜文及君官政典總若干卷悉藏于家公氣宇俊逸襟度

豪豁外若城府內則坦夷戶廷之間不聞急步疾呼待人接物藹然春風和氣其致君之志孜孜焉不少怠立身之節侃侃然無所屈故在朝則能振肅紀綱出巡則能興利除害茂績奇功顯著天下誠樸之忠沃在帝念惠足以振鄉邦德足以昌後世至于拒疑獨斷智也臨難不避勇也辨釋無辜仁也急流勇退明哲也有一于此為君子所敬慕矧備體乎大為公郡人屢登公別業命訂其家譜知家世為詳又嘗得公故吏言公歷官行

治之實切謂于古名臣無愧也不敢默用書其槩為狀  
惟當世碩儒君子用表章之以垂不朽焉晚生休陽蘇  
大謹狀

僉都御史張公神道碑銘

李賢

天順庚辰冬十一月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公致  
慶禮于京師居公邸數日一疾而逝是月七日也上聞  
訃驚悼良久特遣官諭祭復令有司為營葬事其子銜  
哀乞碑銘于予按其鄉人編修楊守陳狀公諱楷字式

之浙之寧波慈溪人天資穎敏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十三能屬文有司聞其名召補邑庠生公益奮力進學十七領鄉薦登永樂甲辰進士愈肆力于古文辭宣德改元之明年試政于夏官時方北征輿馬之需甚急大司馬雅知公不時委任往關中督之果先期而集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初有強盜繫刑部獄中吏受財脫之公劾其尚書以下十數人皆罷黜名聲赫然六年考績至行在因獻聖德頌留俟鴻臚寺正統初乃還在任能辨疑



獄有造偽印者本夏三也賂書牒人吳謙承之公廉得其實以罪三有與妖僧作逆事者連坐其主當族公察知逃日所為主得勿論有兄歐人死誣其弟同歐歷臺審無能辨者公察其枉謂歐時汝安在曰在鄉學乃拘其師友驗之果然遂釋之此類甚多庚申用大臣薦陞陝西按察司僉事理屯田督租賦治水利俱有成績尋遷副使時靖遠伯王驥奉勅巡邊以公同行公上安邊十二策多見采者丁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畿甸蝗

起上命公督捕公授郡邑捕法而按行之蝗遂息聞賊  
鄧茂七作亂朝廷遣將率兵往平之以公為監軍兵至  
廣信賊黨圍延平甚亟公謂都督劉聚曰賊聞大軍至  
寧無懼心即具榜遣人馳諭以威信賊果解去兵至沿  
山賊圍將樂公調都督劉得新乘夜襲之賊皆潰散茂  
七僅以身免退保陳山公駐兵建寧四招其黨賊復攻  
延平公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洋江西軍伏沙  
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為賊所易者出城挑之已而礮

作伏起合擊大破之遂斬茂七俘其衆未捷之先朝廷  
慮賊衆兵寡復遣寧陽侯陳懋統大兵繼之至則茂七  
已誅餘賊有據九龍山者公選精兵二千撒其筏誠曰  
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入其寨而反攻之比旦賊視  
我營兵少果至溪上無備而還二千兵已據其寨用其  
滾木礮石下殪之賊衆遂降凡定三郡七縣破三十六  
寨擒偽總兵學士等官三百二十四人招徠其民八十  
餘萬初處州賊葉宗留亦起已遣都督徐恭征之至是

復勅公旋師與之犄角恭次金公山甚危公往援之至  
即伏兵樹鴨兒邑為壘賊至公麾兵擊之少頃佯走賊  
追逼壘伏兵四起一鼓殲之景泰改元公班師至京有  
妬其功者劾公初至耽詩玩寇以罪罷歸天順改元皇  
上復位念公之勞仍舊官致仕明年陝右興師禦寇而  
給軍餉增戰騎募士以佐師者難其人適公至京入謝  
上見公曰朕得其人矣遂以公往還京上嘉勞之轉南  
京都察院方專委託而數止于斯豈非命邪公生于洪

武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三曾祖好古  
祖叔中俱潛德弗耀父惟啟尚義攻詩以公貴贈監察  
御史母毛氏贈孺人娶邱氏贈孺人子男三長應麟次  
應麒次應鵬孫男闕人公蚤孤事母至孝為人瀟灑心  
地坦夷好引獎士類見人有善必延譽之遇患難者必  
拯濟之尤喜賓客篤于友道其學浩瀚善行草隸篆所  
著有四經糠粃大明律解律條撮要諸書至于選詩唐  
音李杜詩章唐詩餘幾十數公悉和之累數百卷豪贍

壯麗海內之士莫不口服而心悅之外國亦市其集而  
慕其風采狀之所稱者如此銘曰香鑪句餘扶輿磅礴  
金玉丹砂乃氣之畧必有精者屬之于人奇士挺生適  
逢其辰翼翼張公其氣秀越玉佩瓊琚文采煥發駸歷  
中外振紀臺端敵愾之績人以為難蠅迹微嫌曾無少  
損晚復登朝益篤忠悃皇恤公死異數惟加浙東故里  
有責無涯行寔可稽龍有貞石銘以傳之永永無斁

僉都御史楊公祠堂記

陳璉

祠堂之建所以酌功而報德也使其功不施于社稷德不被于生民雖欲祠焉得乎禮所謂有功德于民者則祀之其信然歟左僉都御史楊公信民世家浙之新昌始由太學生為工刑二科給事中忠言讜論著稱中外故受知宣廟擢廣東左叅議其來官也切切以愛民為心凡民間利有所宜興弊有所宜革者輒具實條陳以聞上即可其奏嘗建罷十餘事民至今便之性爽直負氣義一毫不敢屈下于人彼居官守或有為不法者則

不避權豪必面折其過人有片善可稱者雖抱關擊柝之賤必甄拔之姦必鋤暴必擊嘗曰吾荷朝廷負托之重俾旬宣于民肯忍坐視吾民愁歎困苦而不之卹乎後以註誤去遮留于道者踵相摩肩相接知不可留也直請于朝乞終惠于民公之名由是而愈著矣尋陞僉都御史于內臺會獄囚黃肖養為亂攻圍城池聲言得公來即自散去事聞皇上命鎮守廣東撫捕其盜賊以公得民情故也賊聞公至脇從者罔不來歸首惡者知



罪不可逭尚黨據于要害處公曰且撫且捕是探囊中物耳無足慮也焦心勞思拯民于水火之中恐一夫一婦不獲其所用是民稍嚮安舉欣欣然如赤子之得慈母焉未幾公以疾卒不越月賊果夷矣軍民老壯皆奔走聚哭于庭柩行之日白衣冠送者數千人相與聚錢為道里費既而耆老黎善聚等連名赴闕陳情願竭已財立祠塑像以奉春秋祭祀皇上俯順民情特賜允許維時總督兩廣巡撫右都御史馬公昂偕鎮守右少監

副總兵都督僉事監察御史暨藩臬閫帥諸公首捐多  
俸魚募民錢命有司卜地于城隍廟之東召梓人市材  
木肇工于景泰甲戌秋九月創堂四楹翼以兩廊前闢  
重門後圍空地堂之中塑像一位衣冠儼然其如生也  
擇邑之謹厚者二人以奉事落成于乙亥春正月咸謂  
創之甚速成之甚易豈偶然而致哉都憲公復命刻石  
以記其事亦仁人君子之心也嗟夫韓昌黎之廟食于  
潮張燾之繪像于蜀使後世膾炙人口二公者非誠以

愛民其何能感于民乎今公深仁厚澤結于民心如此故生則父母之沒則廟祀之當與二公齊休並美享無窮之祀焉或以公之廉介不一毫苟取于民布衣蔬食與寒士爭淡泊而為公之美稱予曰不然公之存心也以仁處事也以義予民也以信歷官二十餘年終始一心夷險一節忠在朝廷功施社稷德被生民故能享祀于今日也豈廉介可概公之平生哉陸宣公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非公其誰歟故記曰此僉都御史楊

公之祠過者必式

侍郎文安劉公言行錄

楊 廉

劉定之字主靜江西奉新人中進士歷仕正統成化間  
官至禮部左侍郎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謚文安公  
父髦以易經魁鄉闈學者稱之為右潭先生公自幼天  
資絕倫書過目輒成誦右潭先生日授以書而不令作  
文字公每私為之而不敢有所呈露一日公病先生往  
視焉于牀褥間得所作祀竈文及詠桃漿諸詩先生大

驚異然未嘗口許之也自是乃稍敢以文詞進然每進先生輒斥之忽一日公又以所作文字進先生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宣德乙卯歲中江西鄉舉明年會試中禮部第一人殿試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

劉宣

狀  
撰行

正統己未京城大水詔求直言公上十事其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為苟且其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

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其三言降兵近處京畿宜漸分  
其類移近南地其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  
循良之政其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  
代其六曰武臣子孫宜習韜畧其七言守令宜詳加察  
其八曰宜鋤富卹貧其九言廷臣丁憂宜令終制其十  
言宜遏僧尼奏留中不下

行狀

己巳歲北兵犯蹕景泰帝登極公上言十事其一言戰  
陣宜倣古減火鎗增刀斧其二言守禦宜繕亭障塞蹊

遂其三言簡練士卒其四言遷移降兵其五言兵士月  
錢其六言守令虐民其七言選賢充將其八言武臣濫  
爵其九言總攬權綱其十言經筵進學朝廷嘉納焉士  
申北人遣使來朝固邀我使往報居言職者以為彼懷  
窺伺之心宜絕之而勿往報執政柄者以為苟不往報  
恐開邊釁公上疏屢數十百言備陳前代所以寧邊境  
之道與今國勢之強弱事理之順逆以為宜暫遣使以  
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倘我以和往彼以惡來則

足以增我師之直氣朝廷雖從言官之議而亦以公言  
為曲盡事理公之學自六經子史下至稗說小技釋老  
之書無所不窺終身猶成誦非他人彷彿記憶者比其  
為文數百千言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然逼真  
蘇氏父子者多少所著經義及策畧業舉子者家傳而  
人誦焉年十七八已名動郡邑間比登進士遂名動天  
下不惟公卿輔相與士林中知之雖武夫悍卒亦無不  
知之者求文者日踵門戶公皆曲為應答不少厭倦初



北方之變內外章疏無慮千萬惟公之奏為人所膾炙  
云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年弱冠即授徒于鄉資束脩  
以養二親每夜歸侍晝則赴學館一日冰凍徒涉手足  
皆龜折比就館則早食已罷隱忍至午方得食其貧困  
盖如此公既入仕即分祿歸養而已惡衣菲食無異寒  
士或以為近侍者不宜如此公亦不能從其言也

並行狀

公襟懷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氣和惟恐傷之遇  
人無貴賤大小一于恭敬自下若怯懦然至其居官論

事則根據義理詞鋒峭厲雖勇者有勿及為編修嘗因  
水災陳十事以規切時政及為侍講當北方構難以十  
事上陳比任洗馬正敵人求和邀使之時羣議未決公  
又陳言以為宜遣使以答其意所陳三疏皆援古證今  
事理明辨文氣壯偉居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處  
事必從公論而潔已勤事視昔有加一日中使傳旨命  
製元宵詩却立以俟公據几案筆不停揮刻成七言四  
句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

彭時撰  
神道碑

侍講忠愍劉公言行錄

楊 廉

劉球字求樂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任永樂正統間官至  
侍講以直言忤權奸死錦衣獄年五十二贈學士謚忠  
愍

君奉二親必極其歡心居喪哀毀兄弟五人友愛甚篤  
事伯兄尤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玘為莆田知  
縣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力守清白以光  
前人此非所望于賢弟者除禮部儀制主事取前後條

例為一帙于是禮儀制度一檢閱之頃可盡得之嘗奉使掌蜀府喪禮王厚餽之堅卻不受其在經筵拳拳于開導啟迪凡考校編纂之事尤克盡心為人寬厚議論慷慨不為阿比之習平居憂時之心恒切

並李時勉撰墓志

正統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鵠吻詔求直言時宦官王振專恣士夫側目先生上疏論及謂權不可下移振怒欲嫁禍無由適修譔重璘自求為太常卿下錦衣獄而先生所言有謂太常卿必得儒者衛使馬順迎合振

意誣先生與璘朋奸亦下獄竟死焉

門人彭寔撰傳

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疏有訐詆權臣語遂為仇擯以死嗚呼自古以來士鮮全節如公者天地間蓋不多見是蓋天與之以全節足以為人臣之大防立萬世之

人紀矣

薛瑄書  
遺翰後

時在院以文鳴者吉郡最多公居其間金春玉應鯨鏗鰲答光前偉後為二三元老宗工所重公議論堅正以古賢哲為歸以子孝臣忠為榮此其素心也心以學經

經以為文其本深矣觀兩谿文集者其宜以是求公焉  
集若干其文甚富然劉蕡集制科策胡銓集沮和疏斯  
集雷震章蟬輿之孕月也犀尖之通天也罪之者其在  
是乎知之者其在是乎具眼者先焉

劉定之撰  
兩谿集序

正統中忠愍安成劉公以死事為天下慟雖販夫婦子  
亦皆知公之為烈也公職論思居講讀地謂權不可下  
移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啟乃心沃朕心非若洩治史  
魚之忠侈然顛直而不顧以自嬰其禍者比天下事固

有忽然出于不可測者而公當之也

莊景撰忠  
愍事蹟序

于惟忠臣詞林之英沈思力學好義勇行太阿倒持執  
命腐刑乞戒履霜勿致堅冰不售蒙難乃險而傾褒贈

官階節惠易名凜凜大節萬世猶生

彭韶  
撰贊

兵部右侍郎吳公墓誌銘

商輅

兵部右侍郎新安吳公永清引疾家居者三十餘年成  
化壬寅十一月十日考終正寢距生洪武己卯三月七  
日壽八十四事聞上特遣官諭祭命工部造塋域恩典

隆甚諸孤網等懼潛德未白屬其甥南京戶部員外郎  
汪正述事狀造予淳安山中泣拜請銘刻石墓隧用圖  
弗朽其考可嘉已按狀公姓吳氏諱寧永清其字系出  
吳泰伯後唐時有諱少微者舉進士歷監察御史寔新  
安人公遠祖也少微後曰開先遷居歙之澄潭至宋曰  
大用復遷萃墟大用子永年融州司戶司戶子靖嘉定  
壬午省元數傳至雷應無子以從子明善嗣公大父也  
明善無子以公父仕仁嗣仕仁甫倜儻弗羈行義為鄉



邑所重配許氏子三人公其季也公天資穎敏自幼立志遠大言動老成異于凡子年十一有司選補郡庠生祖父欲辭避公曰卿相胥此出曷避為祖父壯其志從之公自是盡心問學經書子史靡不涉獵晝夜淬礪期底于成無何祖父繼殞公執喪禮甚盡服除以春秋領永樂庚子鄉薦乙巳許安人亦逝公懼弗得吉地以襄大事哀傷不已忽夢有人指其處及遣術士視之果吉遂葬焉人以為孝感所致宣德庚戌中進士前列乙卯

授行在兵部武庫司主事公廉勤有為聲稱籍甚正統  
戊午陝西涼州守臣以回回特烈等類雜處內地非便  
奏送京師上命公馳驛傳送浙江沿海地方安插聽其  
貿易生理公言此類貧者居多若止許貿易而資糧勿  
給竊恐語言不通水土不服未免失所有虧柔遠之仁  
詔許可大者月給糧闕斗小半之遂以為例是歲考績  
授例贈父仕仁甫承德郎兵部主事母許氏安人乙丑  
遷職方郎中丁卯命公充副使持節冊往楚府封通山

王及妃周氏凡王府餽送悉却不受濱行諸親藩相率賦詩以送之歸未幾公以銜刺特額森其勢漸張不可不預為之備言於尚書鄺公以湖廣南畿進征麓川凱還官軍留京操練一旦有警易于調遣鄺是其言之戍辰沙尤盜起命都督劉聚率師征勦勅公往南京會同守備豐城侯李賢等簡閱軍士付聚統領公至清出私占之數居多人心稱快已巳北兵入侵英廟親帥六師討之鄺以公老成練達留治部事公乃招募報效人王

敬等五千餘名分撥留守五衛帶管操守仍督山東河南等處官軍至京授以器械併力禦賊已而土木失利公慮敵人必逼我畿甸急陳備邊十事奏留山東下班都指揮穎衛等乞遣廷臣分行江北地方起取民壯及令江南漕運未回官軍留守京城并河南等處實操官軍舍餘與守海官軍悉赴京操備八月三十日陞公本部右侍郎復以前郎中勞給誥進贈仕仁甫為職方郎中許為宜人九月敵入至大同邊報甚急景皇帝命于

尚書總督諸軍禦之公獨掌部事十月敵入紫荆關布  
列郊外上命公出都城與總兵議禦敵方畧公詣德勝  
門外營會議而還至門弗啟敵騎充斥從者各驚散郭  
外居民潰入城者塞路公立靈雨中移時衣盡濕敵退  
乃入是時畿內民庶朝夕相率南奔勿可遏總戎欲請  
詔天下勤王公不可曰如此則人心愈驚疑莫若以官  
軍勝敵本末移檄郡縣出榜撫安庶可弭變因具奏行  
之敵既遠遁京畿莫安而公以勞傷成疾明年景泰改

元疾大作不能事事遂懇疏陳情乞歸田里優詔許之  
既歸疾漸平復杜門謝客足跡不入城府建祠堂以奉  
祖考課耕桑以供稅賦訓子孫以圖報稱客至壺觴盡  
情或吟詠以為樂待族姻故舊恩義兼至與鄉人處漠  
然無官貴勢自郡邑大夫至閭巷之人靡不敬而愛之  
卒之日遠近赴弔門不能容元配汪氏累贈宜人次周  
氏呂氏丈夫子五人長綱汪出次縉次紳呂出紳以春  
秋領丙子應天府鄉薦授都昌尹陞沂州知州次紋次

綺周出紋以春秋領辛卯順天府鄉薦女一孫男十二  
潏瀚汶浪滄源澍潤濂潭潛淵瀚綱之子亦以春秋領  
丁酉應天鄉薦皆俟次進士餘各有志向學孫女十曾  
孫男四椿楫楷槐女三綱等卜以癸卯十一月二十七  
日奉葬十四都龍擺溪之陽從先塋也嗚呼公耿介士  
也與人交開心見誠是非之際直言無隱初不以勢利  
有無為趨舍所著詩文亦典則雄渾類其為人予忝同  
朝相知為深因節畧事狀序而銘之銘曰歟之山川既

秀且清挺生異材為時賢英制科高步即署蜚聲遷佐  
司馬位隆亞卿敵人構難都城震驚兵威既振桓桓于  
征力贊廟謨坐閱昇平功成身退名重朝廷肖子哲孫  
蟄蟄繩繩詩書克紹宦業相成慶澤之盛德善之徵何  
以考之視此刻銘

兵部尚書鄺公神道碑

王直

兵部尚書鄺公既卒之明年皇帝悼念不已詔特贈少  
保兼兵部尚書進階榮祿大夫而官其子儀為主事儀



奉公衣冠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闕里之原

而述公之行請文以刻諸墓道嗚呼公故人也其可辭  
公諱埜字孟質別號樸齋柳之宜章人曾祖某祖某皆  
有學行而不仕父子輔為學官縣令名重當時及公貴  
祖父皆贈兵部左侍郎妣李氏王氏皆贈淑人公早喪  
母祖母李撫育之見其不凡最鍾愛曰是子能大吾門  
公孝友勤儉出于天性而撫弟妹尤篤其于學問不待  
程勸選為邑庠生而泰和王敬先為訓導循循善教公

亦勉於學學成取進士遂入都察院理刑獄以廉平得名永樂癸巳拜監察御史時車駕在北京有言南京鈔法阻滯命公往察之衆謂將起大獄公往擒市豪一二以歸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懼今鈔法已通矣上頷之而罷倭寇犯遼東公按問戍守之失律者凡百餘人皆應死公為開陳其可矜狀甚明上然而宥之山海關吏卒邀阻行人以取財逃亡之人則受賕縱之去弊積滋甚公廉得之歸至關悉擒治抵罪弊為之清丙申北京營

造執役之人累鉅萬上念有病者命醫與善藥又慮其奉行不謹命公察視之公躬履其地令潔其穢汚而時其藥食由是病者多不死戍戍石州人有詣闕告變者曰州民與陝人羣聚千餘謀不軌上擢公為陝西按察副使往理其事果寔即以官軍勦戮毋貽民患賜之楮幣給驛而遣之公至察其誣乃反獄亡命妄言冀脫死即具以聞上命止弗問而誅其造誣者宣德己酉陝右飢華亭宜川尤甚公私廩皆竭公巡歷其地憂之乃移

縣粟賑焉羸病不能興者命官府煮粥食之民以全活  
庚戌至納淠憂歸道聞父喪哀愈甚每號痛輒欲絕其  
治喪一用古禮其祭亦如之服除拜應天尹輦轂之下  
賦急役繁公一以養民為務事無大小苟可以興利去  
害無不用其心至于市征田稅皆酌其平豪猾不得為  
輕重賓興之歲公設科取士厚其禮而峻其防得人為  
多且樽節其費以待會試故事集而民不擾視異時蓋省  
十三四歲大熟麥有兩岐者民歸德于公公拒弗受正

統改元進拜兵部左侍郎時西鄙有警尚書王公往視師公獨任其事上嘉其才荆湘民多隸戎伍公家亦與焉至是特除其籍以示寵己未京師淫雨壞官民廬舍公奏曰此陰氣為沴兵陰也皆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田里上慰勉之師征麓川公舉蔣貴可任卒有功衆人以為知人天下軍衛總旗小旗當代者于例必就試京師有道遠無資不能來者終身不得代公請各于都司試之人以為便時有言欲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

卒不動嘗自念曰治軍吾職也當為國家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備不虞故凡軍家利病有當興革者必為上言之多見信從已已邊報敵入境上命軍治旅而權奸獨主親征不與外廷議及詔下大臣皆以為不可即上章請留不聽公從行出關屢奏言邊疆地不宜屈至尊惟指麾諸將足以成功不聽權奸惡其數言事欲疎之勅公與戶部尚書王佐隨老營至懷安墜馬幾殆從者請少留懷安就醫藥公曰天子在前吾為大臣豈可托疾

求自便力疾而往至雲中車駕回鑾然行止疾徐惟權  
奸所命至宣府敵人踵至公深以為憂再上章請疾驅  
入關而嚴兵為殿皆不報最後公詣行殿申前請權奸  
怒曰腐儒安知軍事再妄言必死公抗言曰我為社稷  
生靈而言何得以死懼我權奸愈怒叱左右扶出公與  
王公相對泣帳中明日次土木營中無水士馬皆飢渴  
敵四面集矢天下如雨眾奮欲戰又為權奸所沮須臾師  
覆公遇害蓋八月十五日也生于洪武乙丑某月某日

年六十五娶吳氏子男一即儀女一孫男三琦琳珍公  
學博行莊仕官四十年風裁凜然見重于士大夫威行  
惠施近悅遠懷服仁蹈義至老不衰此其平生大節也  
權奸誤國而卒陷焉豈獨公之不幸哉嗚呼銘曰允毅  
廊公逢時之隆學古入官薦躋顯庸執法在朝為名御  
史再陞外臺其行愈偉京尹堂堂百郡所瞻惟少司馬  
戎律有嚴遂陟夏卿君子所重噫其逝矣云誰不慟人  
道之大曰義與仁仁義不違何媿于天刻文墓碑負以



龜趾永永不亡庶其在此

卷五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六

明 徐紘 撰

少保兵部尚書肅愍于公神道碑銘

倪岳

憲宗皇帝紀元成化之初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公之  
子冕歸自謫所即銜哀列疏以訟父冤上聞而憫之追  
復故秩遣行人司行人馬暉往祭其墓其文有曰當國

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  
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由是天下稱快  
曰此誠天日開明公道暴白之秋也嗚呼休哉已而杭  
之父老白于巡按監察御史請即公所居建祠祀公榜  
曰憐忠遵制詞也今上皇帝紀元弘治之初訓導儲衍  
奏公功績宜賜贈諡立廟以祀言甚剴切禮部將上其  
事會給事中孫孺復言古之節義則諸葛孔明張巡文  
天祥今之節義則李時勉劉球與公宜一體報祀以勵

後來廷臣合議以聞詔歲一祀公于鄉民所立祠未幾  
冕以應天府尹致事歸復列公平生行業請如制贈謚  
以慰泉下累數千言事下禮部議僉謂古今人臣能為  
國家建大議成大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沒則有褒恤  
之典若前宋岳飛盡忠報國死非其罪其進謚祠祀在  
宋具已舉行公受冤雖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宜如  
其子所請制可賜謚曰肅愍建祠于墓表曰旌功命有  
司春秋致祭其文有曰逢時艱危安內輯外社稷之功

世永不忘復賜贈誥其畧曰當皇祖北狩之時正國步  
難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家邦廻鑒有期論功應  
賞不幸為權奸所構乃殞其身輿論咸冤恤恩已錫茲  
復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用昭旌崇之典天語丁  
寧垂之萬世蓋至是而公之冤以白公之功以著矣於  
呼休哉于是冕抵書京師謂岳在里姻之末又適官禮  
曹親承德音宜為具述其事勒之墓碑以昭示無極岳  
不敏何足以知之按公狀諱謙字廷益姓于氏號節庵

其先家河南八世祖某仕金為汾州節度使知開封府  
七世祖某階朝請大夫延津令六世祖某定遠大將軍  
沁水令金末兵亂譜諜散佚僅存官秩而亡其諱五世  
祖諱伯儀金亡奉母遷雲中元初收括新附復遷蘇州  
仕至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庫使累贈禮部尚書上  
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妣晉贈河南郡夫人高祖諱  
夔起家中書掾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妣張贈河南郡夫人

曾祖諱九思階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都元帥延祐間為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于杭故今為錢塘人祖諱丈大入國朝仕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諱彥昭隱德不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兵部尚書曾祖妣馬楊祖妣施妣劉皆贈一品夫人公生有異質甫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長游邑庠領永樂庚子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宣德建元丙午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儀峻整音吐鴻暢每入侍奏

對上必注聽院長都御史顧佐風紀甚嚴獨器重公巡按江西奏白誣獄出數十百人于死劾治王府之以和買害民者一道肅然比還復同錦衣衛官校往理官船之貨私鹽者公不避權貴河道以清上親征武定州罪人既得命公數其罪公辭嚴義正肆口而成大稱上旨師還受賚與從征大臣等自是受知于上屬意用公矣庚戌河南山西災廷議必得大臣兼理之上親署公名擢兵部右侍郎賜勅以往年方三十有三朝野榮之公



感上知遇夙夜經畫遍歷梁晉間問民之所欲惡而興  
革之民大感悅九載秩滿進左侍郎公在鎮久多善政  
在河南者尤著若勸民糴粟官為收糴以備賑荒預擬  
河患督採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庾積久易敗即減價  
而糴旁省亦獲以濟征輸脫有贏餘即以鈔拆納官民  
交以為便歲旱奏減存留糧草積誠以禱雨澤民忘其  
災河流歲衛土城遂築大堤以障植柳以為固立鋪設  
夫役以備修補復植柳于道以陰行旅鑿井以濟道渴

迄今存焉時議者欲移山東薪炭及大名牧馬于河南  
公抗疏止之山東陝西民流徙其地公為立里以居給  
田以耕不使貽患地方後皆視以為法其在山西奏草  
大同鎮將役軍耕種之弊盡入其地為軍屯復以大同  
遠在北邊乞專差御史一員巡歷其地庶姦弊可革遂  
永例議處修築鴈門軍役議派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  
奏減七分之一以甦民困時災傷民流移公設法招徠  
又恐復業者憚于徵輸無復固志即奏免所欠稅糧請

著令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為殿最使知警焉其地霜  
蚤田薄收當輸邊者多折齎金銀姦民恒竊以逃公奏  
遣官解以懲其弊且請免煎銷以便分給尤為民利公  
嘗自河南抵山西夜經太行山有羣盜持兵喊而前從  
者駭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為者邪盜聞公言大驚散去  
其德威所著如此有參議劉孔宗者律已甚嚴頗與流  
輩寡合衆搆賊罪污之公知其誣即奏白其事恒以盈  
滿為懼請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中璫王振方

用事有御史姓名類公者嘗忤之意以為公遂乘機嗾  
言者劾公擅舉自代罷為大理左少卿二省之民倍道  
赴闕交章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公為請乃復命巡撫  
寔正統丙寅歲也明年復為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時  
公考妣相繼歿皆命奔喪兩遣行人汪琰抵杭賜祭治  
葬事懇乞終制不許又明年己巳北人額森攻獨石馬  
營至秋勢益張上下詔親征公與尚書鄭公瑄上言邊  
防將士皆可托以制敵不必上煩六師且皇上宗廟社

稷主無輕臨戎懇留不聽八月望日師次土木敵奄至  
主將失律王師敗績皇輿北狩宣府懷來僅以自保緣  
邊城堡奔潰一空京師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號泣  
誓以滅敵將議集兵為守護京師計會皇太后命郕王  
監國以係人心于時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王  
始攝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  
平衆起捽順擊死復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  
誼雜無復朝儀王疑懼屢欲退諸大臣亦斂避公堅立

不動時掖王請留且請降旨宣諭羣臣無擅動振罪俟  
請命於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將軍亟擊二內侍  
死衆乃定退朝漏過午刻公袍袖為裂吏部尚書王公  
直執公手曰今日正賴公等若某百輩何能為公辭謝  
不敢當進兵部尚書固辭不獲始就職公受任多事之  
際首劾扈從失律者武臣顧興祖輩文臣王佐輩皆宜  
議罪以聞庶後之任事者知所用命從之王嗣位尊上  
太上皇帝號改明年庚午為景泰元年公入見泣對曰

欽定四庫全書

明名臣琬琰錄  
卷六

敵人不道犯我邊疆遮留大駕彼既得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豫為計邇者各營精銳兵械且盡宜亟募兵易漕卒以備調令工部分局治兵器以備用京師九門尤為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張軌張義雷通分兵以守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輩佐之列營于外以振軍威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無為敵所掠通州所積糧數百萬挽運固難棄之或以資敵宜令在官食糧者悉詣關支人以多寡受糧而歸至集京師庶幾兩

便大同宣府曾經敵剽掠請勅各地守臣協力防鎖訓練修飭務使有備至於選任人才尤為至務文臣如軒輓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為將帥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效則治臣之罪上皆嘉納行之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公先事預防達權制變衆視公以為安危時太監喜寧於土默特之潰遂歸降額森因為之用導之入侵敵奉車駕趨紫荊關京師戒嚴朝臣至有挈家南奔者侍講徐珵因謬言占象倡議南遷事間六



宮人心動搖公為慟哭抗言于廷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在此此而不守去將何之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鑒也上是公言守議遂定主將石亨復為異議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其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胄出營德勝門外閉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十月朔額森入紫荆關傳言送駕還京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為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却額森次至城下對我壘

而陳駕亦在敵營敵覘我軍嚴整不敢有加于我我亦不敢向敵輕發一矢喜寧啖額森邀大臣出議和且需金帛萬萬計蓋強所難從以起釁耳對璽凡七日是為十月既望敵移蹕漸遠乃舉砲擊敵營敵死砲下者萬計額森大沮宵遁京師解嚴時謂不戰而屈敵兵實天生公以為社稷也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久之乃受嘗謂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今日惟有聲罪討之復還車駕乃臣子之職也復何言大同叅將許貴奏

欲遣使議和以緩敵兵徐為討伐公謂去冬嘗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厚齎金帛以往敵輒深入繼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往議迎復亦不見鑾輿而回其譎詐莫測和不足恃況與彼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理固不可萬一可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害違之則變勢亦不可也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無輕遣使以取其侮從之公以涿鹿真定保定易州皆京師近地兵力卑弱雖嘗遣都督劉安率兵巡視猶慮敵方遠

遁或肆剽掠力弗能及即奏遣都指揮陳旺石端王信  
王虹輩分益以兵往為之援復請勅右都督楊俊節制  
之民恃以安又以敵之深入必先攻犯白羊紫荆倒馬  
諸關復奏撥京兵與其原守官軍互為應援俾無債事  
諜報敵偏總兵朱謙于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  
門關烽火甚急遠邇騷動衆謂宜急發兵往援公不為  
動即奏上方略密授亨等仍令各營選調軍馬若將尅  
日大舉者旋報敵已出境乃服公料敵之審公謂喜寧

不除敵卒弗靖乃以計授楊俊擒送京師公廷劾其罪  
誅之自是敵竟畏憚悔禍不敢犯矣辛未額森遣使入  
貢請送大駕還京朝廷疑未之信下廷臣議公曰此天  
意也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以承天心萬  
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議乃決秋九月大駕至自邊庭  
衆建公一言之重時邊事稍寧公益修安內攘外之政  
河間東昌諸處永樂門安置降人甚衆方敵入境時勢  
欲乘機而動公因南征奏遣其有名號者以行遂留于

彼以為潛消之計天壽山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郭敵嘗犯其地乃奏起成山伯王通城昌平徙兵民其中以衛陵寢且重邊關之援臨清漕舟所經商舶輻輳實喉襟之地敵入侵時嘗有往據之謀乃奏遣平江伯陳豫築城以守遂為重鎮尋諜知為敵謀者乃我亡命小田兒也適雜敵使中來瞰虛實公奏授計于侍郎王偉因使大同道誅之初北邊獨石馬營八城為敵所據公謂此不可棄即奏起都督孫安授以方略率兵度龍門關

且戰且守由是八城復完公謂京兵分為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或遇調發動相選摘兵將不識卒難濟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其精者十五萬人分為十營各立名號每營以都督一員總領之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一員每千用把總指揮一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團結訓練體統既定兵將相識有警當調某營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兵制之善者也故其法迄今守之楊俊議

奏盡出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敵可以得志  
公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敵或分兵牽制何  
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上從公言俊素跋扈時謂  
公此議足以奪其心是時浙江福建則有鄧茂七葉宗  
流廣東西則有黃蕭養肖乘時竊發殘破郡邑一時命  
將出師皆出公籌畫雖遠千萬里之外懸制切中不啻  
親歷其地卒用勦平貴州苗賊作亂侍郎何文淵奏乞  
罷布按司復置宣慰司以土官莅其地留都司以轄諸



衛遣大將鎮之公謂貴州自祖宗開創餘八十年顧因小寇遽隳成功況土地人民皆受之祖宗者豈可輕棄事遂寢公念北方既平軍國之務可緩懇辭兵柄復以天變乞罷皆不許初額森犯京師石亨因公成功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奏公功宜官一子朝廷即授冕府軍前衛副千戶累疏懇辭且曰欲為子求官亦不當假手於亨不許既受命語冕曰我本書生當聖主憂勤之日分以死報顧功微報腆爾宜砥礪名節毋忝恩命朝廷

復於京師之西賜公第一區公上疏辭謂國家多事之  
秋豈臣子安居之日况星文示變正宜貶損豈可厚享  
以重咎愆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盛甲袍帶之屬移  
置第內封識加謹時一往視焉公素苦痰喘恒寓直房  
以便朝謁一日疾作上遣太監興安太醫院院使董宿  
來視云此非竹瀝不可愈安為上言具述公自奉儉約  
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公所用悉給自尚方  
蓋異寵也病少間復懇乞罷歸不許特降勅諭留免公

朝叅屢遣中使促公出視事其為上所倚重如此公握兵久號令賞罰皆出於公言議所及宿將斂伏亨等不能措一辭亨素貪縱尤為公所裁積成嫌隙亨姪彪本驍將時皆慮其一門同握京兵公乃奏遣彪充遊擊將軍往戍大同二人不得遂所私益切齒于公思有以傾之丁丑正月景皇帝不豫公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未報英宗皇帝復正宸極此實天與人歸之會亨等貪天之功掩為已有即誣公等迎立外藩以為罪與大學士

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勅符俱存他無顯迹可據亨等必欲置公於死會徐瑄者以倡南遷為公所斥久不獲進因易名有貞尤銜公者廷鞠之日力言大肆拷掠宜無不承文不勝忿力辯不已公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所司承亨風指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蓋即秦檜莫須有之故智也是月二十三日狀上上猶豫良久曰諶實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諶于死今日之事為無名上意乃決時錦衣指揮劉

敬方帶刀在宿衛目覩其事每言及未嘗不以為恨公  
歿之日天日無輝朝野寃之太監吉祥麾下達官托爾  
者聞公死慟哭都市以壺漿酹公祥聞之切責焉明日  
往哭如初此實忠義感激人心雖異類而天理固不泯  
耳先是杭之湖水竭土裂人驚異之孫原貞方以尚書  
鎮浙語人曰賢才之生實鍾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  
其萎乎蓋指公也至是卒驗云公之生為洪武戊寅四  
月十七日得壽六十而已惜哉所司籍公家自朝廷所

賜外他無一物蓋公平日自律之嚴也未幾陳汝言代公為兵部以賄敗上命陳所籍物于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謙任事久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甚何得賄無筭耶上色變久之亨等俛首不敢動撫寧伯朱永出謂人曰今日觀上意亨輩將無所逃矣一日邊報甚急集廷臣議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在邊患不至此上為之默然初公被害時皇太后未及知比聞嗟悼累日上聞之並悟其冤深悔之既而有貞以罪遠竄亨

等坐謀逆夷滅此皆上心有所懲而亦天道好還之明  
驗也初公之遺骸賴都督陳達憫公無辜密賂守者收  
瘞踰年冕遣義兄康詣達達乃具棺衾俾康扶歸杭葬  
于祖塋即今建祠地也公天性狷介不立私黨一以忠  
誠結主知分謗任怨無所顧忌不貸賊吏而恒宥小過  
急於薦賢不遺一善凡公所甄拔如孫原貞王來皆在  
巡撫時所舉其他文臣武將功名顯著者尤多蓋公知  
人之明如此公所至聲績懋異遺愛不忘故江西祀公

郡學名宦祠河南祀公開封庇民祠二省之民家有公  
像飲食必祀皆至于今不廢及己巳之變軍旅方興中  
外論事者紛然議下兵部公悉裁之以理可者行之否  
則止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時克詰戎兵登崇智勇  
卒之肅清大憝迎復乘輿以安社稷以固邊圉此誠不  
世之功也歷事三朝位極人臣然故廬之在杭者未嘗  
增飭尺寸丁內外艱歸蕭然不異寒士孤忠峻節夷險  
弗渝可謂難矣平居好學手不釋卷為文有奇氣詩詞



清麗在江西時和祭酒胡頤菴山居十詠在河南時和馮海粟梅花百詠詩皆頃刻而就膾炙人口尤長於奏疏至今視以為準當政務旁午章日數十上累千萬言揮筆如流皆切中事機人服公明決率推為天下奇才焉平生著述甚多今僅存節菴詩文彙奏議各若干卷禍變之餘蓋千百之什一耳配董氏累贈一品夫人翰林庶吉士永豐知縣鏞之女柔惠靜專克謹內助先公十一年卒公年未五十遂不娶亦無媵侍人皆義之生

子一即冕自副千戶改授兵部員外郎進禮部郎中南京太僕少卿應天府尹文學政事無忝家法女一適錦衣千戶朱驥坐公累戍邊比宥還累官都指揮使掌錦衣衛事孫女六嗚呼公之功業在天下公論在人心傳在國史列聖眷恤恩命屢頒一時之屈萬世之伸一時之冤萬世之雪公于此可以無憾也已岳生也晚雖自童丱得之見聞之日久然才力綿弱不能掄揚朝廷褒忠錄功之曠典與公忘身為國之大節姑即冕所述掇

拾其槩俾之立石墓道以示後世以為他日為臣者勸  
焉惟公諱與先考同未敢以私故闕而不書蓋公之所  
關者大也臨文悚然銘曰惟天純佑賢俊挺生實商昭  
周為國之禎惟公之生允濟斯世雄才卓識孤忠正氣  
始鎮兩藩迄司五兵民困畢甦邊塵肅清時方宴安敵  
忽竊發皇曰往哉執挺以撻公疏懇留六師已陳越關  
而北曾未浹旬兵敢犯順皇輿遠狩公獨治兵痛心疾  
首浮議譏譏公斥正之人心搖搖公鎮定之內決廷論

外當敵衝一時安危萬目視公國步載寧皇輿遂復名  
高毀來功大弗錄公存以功公亡以冤於惟聖明克顯  
昭宣萬世之名一日之厄失短獲長公亦何責穹祠顯  
號報祀無窮西湖之孺岳廟攸同廟貌儼然公其如在  
嗟嗟後人守視無懈

潁國武襄楊公言行錄

楊 賡

楊洪字宗道陝西漢中人歷仕永樂景泰間封昌平侯  
卒年闕 追封潁國公謚武襄公起行伍生長在邊陲

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歷陞將帥能用奇兵遇敵必  
搗其虛或出其不意善于劫營人畏之呼為楊王在邊  
校之諸將紀律嚴士卒用命為一時巨擘焉

古穰  
雜錄

楊武襄洪為人雖尚權詭然有威嚴將士知畏之此其  
所長不可掩者亦賴朝廷主張以成其名耳蓋自宣德  
正統來已受知于上閣中廬陵楊公輩皆愛重之如初  
為杜衡指揮所誣以魏尚書源復旨而衡貶廣西繼為  
部卒李友全等奏上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

事

水東  
日記

正統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遣楊洪孫鏜范廣等帥兵  
二萬擊敵之未去者二十五日破敵于固安得牛馬至  
數百匹奪回人口萬餘十一月初八日以敵既退京城  
解嚴降詔撫安天下十三日楊洪等旋師入見言敵衆  
已盡絕其實不過百餘散掠各郡驅人畜以自擁衛望  
之若萬衆官軍不敢逼其南去者各郡以漸捕獲之北  
去者洪等逐至關殲焉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

所殺既奏捷以洪為昌平侯

否泰錄

孰闢王略直至便橋偏重執成神器幾搖公往當之以却天驕堂堂侯封冠彼百僚兒童知姓兵氛潛銷回鶻

羅拜呼韓趨朝壯哉虎臣不數驃驍

彭韶撰贊

兵部尚書王公言行錄

楊廉

王竑字公度陝西河州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至兵部尚書公賦性正直剛毅無絲毫詭隨人意自其為給事時國運中否奸邪柄政公首率諸同官具章疏廷

論其蠱政誤國之罪時有與奸邪為黨者不平其言從旁沮止其論奏公勃然奮其忠直之氣手擊奸黨以死由是萬口稱快而積憤消衆正和應而公道服而公之名遂以聞于天下

薛瑄題庵記

邨王監國于午門視朝百官彈劾奸臣誤國者方讀彈文未起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起捽馬順首此正姦臣當除去監國退百官拳擊馬

順死

可齋雜記



公自給事擢陞今職適敵人入犯京師遂命公董師以禦之公即戎服鞭馬赴軍號令區畫咸適機宜部伍行陣應時整肅將帥協謀士卒思奮乃出奇折敵人之鋒而奪其氣敵既奔北因驅逐盡境而還京師既解嚴而遠邇遂以寧謐夫以公之聰明才辨過人百千等而有為之才著于朝廷著于軍旅者卓卓如此

懋庵記

陞今官出鎮居庸敵方入侵邊兵訕訕公以大義開諭之正色以率之沈靜以鎮之由是衆志帖然始定若是

謂非負正氣所見大有異于人者不能也

劉儼撰送督運序

公始擢第年尚少慨然以經濟自許比官諫省立朝侃侃無所顧忌土木之變摧奸禦侮忠義奮激以功超拜僉都御史再遷副都兩奉璽書巡撫淮揚總督國漕威行惠施自景泰初元迄天順末禩公名大振于中外今上即位圖任老成登公入座馴致柄用而公已屬疾矣上每留之而公請愈力勇退急流脫屣富貴

王輿撰  
壙記

休菴詩曰王公菴居昔名懃拉摧奸臣九天上即今却

以休為名無乃勇氣非少壯君不見健帆高掛乘剛風  
一日千里無留踪歛然卸落艤洲島知進識退無途窮  
丈夫處世當如此眷戀富貴非英雄黃門領袖立殿前  
烏臺副佐尤當權西邊戎畧萬貔虎南畿憲力孤鷹鷂

劉定之撰  
休菴歌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七

明 徐紘 撰

副都御史羅公壙誌銘

素 東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公既致仕之八年壽八十有一歲以天順丁丑十月二十五日考終于家訃聞遠邇莫不哀悼皇上念公為國大臣嘗有功勞于邊境命禮部遣官致祭工部營治葬事其冢子泰以墓壙

之石未有刻辭遂具行實屬筆於衷乃序而銘之公諱  
亨信字用實其先南雄人徙東莞之英溪祖德寬父祖  
昌俱不仕而以公貴皆累贈至右副都御史公自幼穎  
敏好學年十二喪其母即能苦刻立志讀書年十七選  
為邑庠生永樂癸未以葩經領鄉薦明年甲申登進士  
改翰林庶吉士是年五月授工科給事中往浙江視水  
災奏免嘉興海鹽崇德三縣稅糧以甦民困丁繼母洗  
氏憂起復調吏科陞右給事中坐累謫交趾公素位而

行雖遠在荒服亦怡然自得未嘗有憂苦無聊之嘆因  
自號安素久之用薦起拜監察御史嘗命往通州察倉  
庾之弊巡按真定等府清軍山西所至有聲再丁繼母  
何氏憂命馳驛奔喪即起復大臣有言公堪任方面者  
詔復舊任食按察僉事俸宣德乙卯陞右僉都御史命  
往平涼等處練兵以備邊塞公殫心力夙夜不懈皇上  
念邊境苦寒降勅勉勞公益感奮正統丙辰與都督趙  
安率師巡邊戊午丁外艱奪情視事明年禦敵功成公

陞俸一級賜紵絲四表裏白金二十兩始命馳驛歸葬父畢事還京奉勅巡撫大同宣府并督屯種給贍軍餉興利除害為久安計公悉心國事勞來措置無不得宜言聽計行信任惟允正統戊辰冬十二月給正二品誥命進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與父皆如其官公在邊年久諳于地利之宜戰守之法轉輸之方每有建白無不嘉納己巳秋北人直逼京師廷議君宣府總戎入衛衆紛然欲遂棄其城時公巡撫其地遂挺然伏

劍當門止之衆遂定是年九月轉陞左副都御史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是時公年踰七十且有疾上章致仕不俞復承白金文綺之賜庚午秋七月復懇上章皇上復察公實老病得俾致仕公還鄉里始建祠堂治先壠營居室越八年以壽終其生則洪武丁巳十月二十八日也配劉氏先公二十二年卒再贈淑人子男二長即泰次賓女七人泰等以天順己卯十二月二十五日癸酉奉公柩與劉淑人合葬于麻地嶺祖塋之右乙



向原也嗚呼公之俊德偉烈朝廷任以腹心用為耳目  
忠誠體國四十餘年累承恩賜晚歲歸休優游鄉曲壽  
考令終其歿也復蒙朝廷賜以葬祭若公者可謂生榮  
死哀無憾也矣銘曰德懋展也位望顯也福全考終世  
所慙也茲卜諸幽山盤土厚固藏銘壙永利爾後

吏部尚書何公行狀

章綸

公諱文淵字巨川姓何氏江右廣昌人也先世諱坦者  
仕宋為寶謨閣學士廣東提刑階宣奉大夫謚文定坦

生紹興太守聖聖生武平知縣行行生七二七二生桂芳桂芳生德元公之祖也贈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德元生景榮公父也贈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母吳氏封太淑人公生於乙丑十二月三十日幼而英邁年七歲入社學從鄉先生讀書過目成誦羣兒或竊瓜果以奉公却之曰童稚之年詎可習為盜賊哉識者嘆其不凡永樂初選補邑庠生時父兄繼喪公晝則經營家事夜則刻苦讀書涵濡既久經史百氏無不

貫通發為文章咸中矩度歲戌戌登李騏榜進士第越  
二年拜湖廣道監察御史以廉介自持立朝正色已而  
巡按山東山東豪右侵漁百姓兼軍衛多擾公發奸摘  
伏吏民畏之如神仁宗皇帝即位命考四川吏治公察  
其殿最而黜陟之人服其當又劾奏工部侍郎楊和黜  
退叅議金文斌副使張銘僉事張明等三百餘人威風  
凜然貪暴往往棄官去時蜀旱所臨郡邑輒雨人謂御  
史雨烏蒙土官知府祿昭妻與耆民什伽私昭知之什

伽懼罪潛赴京告昭謀反詔四川雲南貴州建昌行都司各以所部軍討之昭遣人訟寃公移檄止所調軍具以其事聞于上遂直其寃由建昌行都司入雲南經貴州出播州楊宣慰迎謁以銀器文綺來獻公笑而却之宣慰出語人此可見何公不可以利動宣德改元正月奉勅清理山西戎伍於其寃濫者直之欺隱者謫之民無有苟免而濫加者十一月詔選御史有風力者體察南京弊政十三道御史咸推公復承命以往因奏曰人

有誤觸刑憲初犯令者今納鈔贖罪又言老人必選年  
高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為善不使非人以虐民害政因  
請通行禁約上皆從之歲丁未上賜勅命追贈考妣因  
告歸省及還遇盜行李為之一空而縣丞張履道家人  
寄白金十五兩獨存公至京舉以還之封識宛然人皆  
嘆服庚戌五月上以蘇松等郡素稱難治而任郡守者  
弗得其人乃命大臣各舉其賢能者任之時都御史顧  
佐薦公知温州府捧璽書馳驛赴任公至則視民之利

病政之得失而興廢之舊額田十畝以三畝為陸田俾輸麥稅其後田有賣買而民畏麥稅之重造版籍莫肯收陸田者以故爭訟連年公請均陸田之稅與水田等於是賦稅不虧而民甚利之郡所屬四縣稅課司河泊所舊征銀鈔既而禁用金銀商稅止輸鈔而舊課不除每歲役于官者買銀輸之民多破產公以稅銀例禁請自今銀課亦皆收鈔朝廷從之是後民無輸銀之苦舊徭役弗均而富者得以幸免公度其貧富第其高下列

為簿籍而民獲其平溫地與金鄉盤石等三衛隣軍士恃其不統于有司肆為凶暴廣植田產不供賦役凌轢有司侵刻小民公束之以法軍衛肅然每歲中使至溫取供御海味果實供饋煩苛不勝其擾公措置有方民不病而事集一日檄下作漕運巨艦四五十艘郡邑驚動公任寮屬集耆老興工料董其事不一二月寂無勞擾而艦成且以所餘物還下中貴官柴某以巨舟浮取寶西洋諸國迨還遇風舟泊海港入溫江瀕岸將起其

貨還京柴某聲勢焰焰公處之裕如凡政事有不便於民者大則奏聞小則立改振舉學校使士有所作興條明法制使吏有所遵守祠先賢舉逸民興禮讓時嫁娶重喪具儲積別善德居數月政化大洽山無盜賊民寡詞訟境內稱治隣邑之民訟有不直者亦赴訴焉公為辨其曲直咸悅服而去青田民葉孟圭徐成皆邑之大姓也兩家故有怨成為糧長以賦不時輸縣遣子孟圭督之孟圭欲因以報怨乃率五百人掠其財壞其屋成



訴於官三司調軍追捕公聞之曰洪武初青田嘗反今以五百人之衆不服進捕逃入於山林必激變又延及無辜乃遣人召孟圭及成至府諭以禍福命孟圭以所掠還成為葺其屋孟圭拜且泣曰昨聞調軍追捕自謂旦暮鬼耳今聞指示可生之路敢不從命人謂公片言止亂賢于用五百人遠矣壬子冬十月入覲道經括蒼馮公在永嘉亟于見遣其子間道懷金贖公于旅館公慰諭却之過客聞其事者因區所舍處曰却金館士大

夫咸有題詠始公與八人受命為守未暮月政聲焯然  
聞于京師至是上問吏部尚書郭璉曰先所任九人為  
知府亦有來者乎璉以公等七人名聞乃召入便殿命  
中使傳詔獎勞錫宴于廷又以御製招隱詩賜之所以  
寵賚之者甚厚公既復任感上寵遇知無不為化行既  
久民皆信服軍衛亦皆戒飭其下毋得侵害於民郡中  
無事黃堂閒然暇則詣庠序進諸生周旋為講論經史  
疊疊忘倦又召生徒章綸入府親自授業未幾周旋果

狀元及第章綸第進士今任禮部右侍郎其餘亦各出仕有廉介心公之指教居多歲旱齋戒禱於山川立拜移時不能起其禱詞有云薄壽請從今日減甘霖望自九天來俄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歲大熟乙卯春處州盜起羣聚四出剽掠官軍討之往往敗績乃於要害處設官防守俄有一人逸入境守關者執之乃殺官軍者也詢知賊據烏風洞為巢穴遣經歷黃能誠往捕之悉得其渠魁時都指揮使李貴等捕盜無所得乃執村民以

火烙之皆自誣服公移文言已得盜彼所捕皆平民也  
貴等怒必欲置所執者於死公抗言不為撓由是活二  
百餘人永嘉民朱良觀良旦兄弟爭財訟于郡公召其  
鄉長老諭以兄弟天倫大義因判詩於其狀有云祗緣  
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之句於是良觀兄弟感  
泣退脩親睦之行是歲五月浙江布政司布政使黃澤  
以公治行聞于朝宣宗以璽書獎勵增秩二級掌部事  
如故命甫下而禮部尚書胡濙復薦公宜大用乃擢刑

部右侍郎將赴召溫之官吏軍民父老咸號泣遮留及  
出城男女送者萬餘人填塞城門居民在江之北者率  
父老童稚望風拜伏悲泣于岸側在郡六年無錙銖之  
取于民布衣蔬食處之怡然故去時詩云行囊不載溫  
州物惟有民情滿腹中民思之不已為立生祠歲時祭  
祀及在朝數上章言事皆關於治體每朝廷有政事百  
官廷議公辨析利害衆皆服之論囚常求生之前後辨  
繫者之冤不可勝數又命典獄灑掃囹圄夏月則寬其

桎梏正統元年丙辰九月詔往維揚理鹽法惟私販情重者罪之餘悉寬貸議者欲悉籍其家公力爭之全活者百餘家庚申八月朝議遣公經理京畿八府荒政多得賑濟之法初麓川思任發苦邊吏侵刻而叛都督方正討之敗死已而遣使入貢謝罪而羣臣復請討之公上書大畧言麓川一彈丸瘴癘地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滿萬餘以大軍臨之往無不克然莫若命官軍耕守操備仍令官一員直入其地諭以禍福趨避之機好生

惡死人之常情彼亦人也一聞開示可生之路必稽首稱臣輿琛入貢若或冥頑梗化則調軍相機勦絕如此則遠人蒙再生之恩而朝廷免出師轉餉之勞詔百官會議時有欲邀功邊徼者倡言征之便卒以山川險阻弗能克兵疲于奔命民困於轉輸東南騷動衆始悔之辛酉六月旱詔公審覆在京罪囚多所平反凡情有可矜法有可疑者咸從輕議越數日天乃雨大有年上封事者言民之盜竊者多黥刺之刑不足使之懲創自今

犯者宜匾其門曰竊盜之家朝議從之公具言律有常  
憲竊盜初犯再犯俱刺字三犯者絞今又起立牌額是  
於律條之外又加其罪況在京及各處布政司人烟輻  
輳為盜者多若盡立牌額數年之間各處竊盜牌額必  
多有失四方往來之人觀瞻實傷治體書奏乃寢其令  
時公以疾屢欲告歸而少師楊公士奇少保楊公溥勉  
留之且擬大拜公以疾力求罷上乃許之既歸杜門不  
出惟課童僕耕墾教子讀書而已己巳八月車駕北狩



邨邸攝位詔起之遂驛召于家既至以為吏部左侍郎  
時貴州蠻叛議討之公言貴州荒服之地洪武中命鎮  
遠侯提督鎮守夷人以安永樂中始奏以其地設都布  
按三司及府州縣夷人始苦其役遂至作亂乞遵舊制  
仍設總兵官鎮守而革新設衙門北人額森請遣大臣  
迎車駕還京廷議不決公倡言白於衆此事雖十上章  
不得請不可已也於是自草奏同羣臣詣闕力請迎鑾  
輿南還公與有力焉明年陞本部尚書惓惓以進賢圖

治為心而好惡者不一公知不可力求退避三上章始  
復命致仕既歸杜門養疾絕不與世事縣大夫有問候  
者輒使人謝之竟弗見天順元年四月十一日得疾語  
諸子曰吾嘗為溫守溫民戴吾亦深今去溫數十年然  
心未嘗不在溫也我死神氣必歸溫矣越三日正衣冠  
而坐索紙筆書口占律詩一首付長子宗投筆而逝娶  
揭氏有懿德封淑人側室張氏子男六人曰宗曰端曰  
喬新以進士為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曰喬壽邑庠生

曰喬福曰喬年孫男八曰會同邑庠生曰大同曰仁同  
曰智同曰道同曰慶同曰矩同曰瑛同曰瓊同孫女十  
曾孫男一曰豐公晚號鈇菴學者因稱之曰鈇菴先生  
所著有尚書直解東園集鈇菴奏議牧民備用司刑備  
用書義庭訓四書講義禮記解義皆行于世章某親受  
業于公者也故述其梗槩為行狀以俟名公誌而銘諸  
竑謹按恭毅章公為公之門人故道公之盛德為詳嗚  
呼亦偉人也惟景泰間易儲一事不免為盛德之累耳

喬新仕至刑部尚書性嚴毅學識精敏居官清慎勤三者始終如一弘治辛亥為御史鄒魯誣妄遂以本官致仕未幾鄒亦左遷蕭山尹為邑中仇家瞎其目癸亥喬新考終于家云

大學士高公神道碑銘

穀

李賢

公諱穀字世用姓高氏其先世居河南之懷慶有仕宋者從高宗南渡徙維揚今為高郵興化人曾祖諱椿父諱焯以公貴累贈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東閣大

學士曾祖妣王氏妣黃氏俱累贈一品夫人高自上世以儒業相傳至椿當元末避兵姑蘇恐廢先業有子四人皆令從事詩書洪武初復歸維揚始占籍于興化四子業皆成其李公之父也尤長于詩有書數千卷不樂仕進隱居教授而鄉之後進多從之游公自幼承家訓舉止如老成人父奇之甫十歲乃遣入邑庠即能奮力于學弱冠遂領鄉薦登永樂乙未進士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辛丑授中書舍人甲辰陞左春坊左司直郎洪

熙改元受勅階承務郎未幾以學行獨優陞翰林侍講  
丁外艱服除還任宣德甲寅主考順天府鄉試人服其  
公正統改元春上初御經筵少傅楊士奇等上言經筵  
講官必得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者以供其職遂薦公與  
苗衷馬愉曹鼐四人專侍講讀賜三品章服公每進講  
敷衍詳明聞者嘆服戊午預脩宣廟實錄成進侍講學  
士甲子復主考應天府鄉試士無間言乙丑進工部右  
侍郎兼侍講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丁卯進階通議大夫

己巳秋聖駕北狩命公留守尋進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景泰初敵情莫測邊警日嚴選使敵者得中書舍人趙榮陞大理少卿公嘉榮之奮忠即解所束金帶與之景泰初聖駕自北還議奉迎禮公欲從厚衆涉疑未定有千戶龔遂榮投書于公言奉迎當重之意公即袖其書以進且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已而朝廷以遂榮非分得譴比聖駕至百官郊迎公復上章以伸前議無所顧忌聞者義之辛未朝廷以公望重進少保仍以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申兼太子太傅公懇辭不允尋  
賜階榮祿大夫甲戌南京災朝廷念祖宗陵寢所在以  
公大臣中清慎者特命往祭事竣錄被災者千餘家悉  
發廩賑之歸奏稱旨是歲冬給事中有忤執政欲害之  
乃諷御史劾其私而羅織其罪公獨持正議卒從輕典  
士論韙之乙亥星變疊見公上疏謂臣濫居保傅不能  
盡匡輔之道宜譴罷以謝天意不允丙子寮宇通志書  
成兼進謹身殿大學士是歲秋順天府鄉試太常少卿



兼翰林侍講劉儼為考官有二執政以子入試不中交  
章奏儼去取不公欲置于法乞詔翰林及六科十三道  
覆考公時以疾不出一聞此事即強起預考畢毅然入  
言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用欲殺  
考官可乎由是儼得釋公之名益振而拂其意者銜之  
公屢求退避朝廷重公忠直不允天順改元皇上復位  
首召公慰諭而留之其餘誅斥殆盡公即上疏辭保傅  
二職時機務填委公以衰老弗堪懇乞骸骨上以公舊

人方隆倚任然憫其老且重違公意特允所請賜白金  
楮幣織金襲衣給驛舟送歸其鄉復賜勅諭有曰日與  
親戚故舊徜徉邱園展契濶之深懷道朝廷之盛事清  
風高致足以勵廉而草貪夙德雅望足以敦化而導俗  
則卿永有終譽焉士林以為榮越四年庚辰忽疾作以  
正月十日終於正寢距生洪武辛未二月十日享年七  
十娶郭氏累封一品夫人側室杜氏生子一曰岵為邑  
庠生周氏生子一曰岡劉氏生子一曰岐俱幼上聞訃

嗟悼遣官諭祭于其家公天資簡重操履清介而交人不泛視義所在勇于必為雖違衆不恤也在位論薦多號得人可謂慥慥乎篤實之君子矣所著有育齋集八十卷峘以侍讀學士錢君溥之狀來請銘銘曰白葦黃茅易脆而朽松柏挺生何獨能久抑根之固越心之堅蔚然蒼翠何千萬年豪傑之生有類于此相彼高公寔同容止蚤登仕路厥聲孔揚英華之發斐然成章翰苑優游帝資啟沃文衡兩持士論咸服乃位保傅乃叅化

機錦袍玉帶金馬彤闈見義必為莫之能禦直道古心  
慨然自許保全晚節宸眷優優容與桑梓胡不少留亦  
既蓋棺名著天壤卹典之褒百世之仰有銘在石懿行  
輝光嗚呼泉室哲人之藏

禮部侍郎薛公神道碑銘

李賢

吾道正脈寔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我太  
宗文皇帝乃始表章其言行天下由是天下士習一歸  
于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忻慕而篤信之則河東

薛公其人也公諱瑄字德溫世為山西河津人其先自  
奚仲封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為氏曾祖常祖仲義皆  
通經教授鄉里父貞洪武初領薦為真定元氏教諭仲  
義貞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祖母母皆淑人  
初母齊淑人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公祖以生時卜  
之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童時教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  
百言貞為滎陽教諭公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  
監司監司奇之既而聞之魏范二老先生深於理學乃

禮延于家供子弟職日與講習周程張朱性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于是至忘寢食永樂己亥貞改河南鄆陵時教官考績以科貢多寡為黜陟貞大以為憂公乃補鄆陵諸生遂中河南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以省親西歸是歲秋貞有疾公日夜不離左右及居喪一遵古禮服闋願就教職會宣廟思得良憲臣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

大全一書潛心誦讀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然  
燭記之或通宵不寢味而樂之不知手舞足蹈也丁繼  
母憂服闋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璉首薦公  
提調山東學校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每臨諸生必  
親為講解不事夏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文貞  
公薦召為大理寺右少卿明日轉左少卿公作大理箴  
以自警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欲邀公拜其門公正  
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邪已而遇諸途衆行跪

禮公獨不屈振由是不說會有獄夫寔病死三年其妾私于人欲出嫁妻弗聽遂誣妻魘魅夫死公為辯其冤都御史王文諂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留心理學造詣益深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公為大理寺丞時敵騎薄都城公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接言論遂訪策焉公



曰以天時人事驗之北兵必宵遁既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朝廷命將往征之公督軍餉事竣而還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者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于法明斷之譽播于民謠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同事嘆曰如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俱餞于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壬申秋召至京復為大理寺卿有草場火朝廷欲置典  
守者罪公力辨之獲免蘇松有飢民乞粟富家吝而不  
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  
文以謀叛籍其家衆皆畏勢莫敢發公抗章辨之文亦  
悟其非獲免者甚衆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  
天順改元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學士召入內閣知制誥尋主考會試事竣轉左侍郎  
居數月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

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為教嘗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而歐陽公言性非所先悞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寔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于買櫝而還珠也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于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時風雨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乙巳八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配寧氏贈淑人生子四人長溥次淳次濬邑庠生次治孫男四人襁

登天順甲申進士第嗚呼公之學踐履篤寔之學也嘗  
曰格物只是格個性吾于日用之間必體察之何事是  
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于萬物各具一理萬理  
同出一原是其貫通處也每以聖賢為師其所寓圖書  
箴規一言一動于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  
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  
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于富貴利達泊  
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之有序而其言

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為文必根于理辭旨條暢所著有讀書錄行于世河汾集藏于家嗚呼宣德甲寅秋予始識公于河津知其造詣之深自後仕途南北弗獲相從有時同朝亦各守職務或有所疑但手書質問而已天順初公入內閣予亦濫與其間曾未數月公致仕去矣有道者之難遇也如此公之沒也四方之士聞之莫不嗟悼朝廷得訃遣官諭祭其家復命有司營葬事禮乃以公門人國子監丞閻禹錫之狀來請銘其

神道之碑嗚呼予豈足以知公也哉然義有不可辭者  
銘曰昔有王氏鳴道河汾流風餘韻以啟後聞相彼薛  
公不以自足濂洛關閩意向猶篤學優而仕寔始為親  
仕日以進學日以新學非辭華寔欲聞道身體力行遂  
以深造惟公之心勝已之私惟公之迹不愠不知富不  
倖求難不苟免隨遇而安名亦丕顯成彼後學篤是先  
賢在古為難公無間然嗟今之人無公所好公今已矣  
誰臻其奧我銘其隧以詔鄉人千載而下庶得其真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七